

藏地少年
系列

杨志军 著

巴颜喀拉山 的孩子

Bayankala Shan
de
Haizi



杨志军 著

巴颜喀拉山
的孩子

Bayankala Shan
de
Haizi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巴颜喀拉山的孩子 / 杨志军著. —南昌: 二十一
世纪出版集团, 2018.12
ISBN 978-7-5568-3844-8

I. ①巴… II. ①杨…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39860 号

巴颜喀拉山的孩子 杨志军 著

出 版 人	刘凯军	内文绘画	颜 青
策 划 人	熊 焱	责任编辑	谈炜萍 王雨婷
编辑统筹		美术编辑	彭 蕾
封面绘画	叶露盈	责任制作	熊文华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集团 (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 75 号 330025)

网 址 www.21cccc.com cc21@163.net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张 9.75

开 本 720mm × 960mm 1/32 印 数 1-50000

字 数 183 千 版 次 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书 号 ISBN 978-7-5568-3844-8 印 次 201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南昌市印刷十二厂有限公司 定 价 28.00 元

赣版权登字 —04—2018—432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服务热线: 0791-86512056)



河水来,青草来,雪山来,吉祥来。



序

杨志军的新作《巴颜喀拉山的孩子》以藏区牧民生活为题材，既塑造了丰满的人物形象，又饱含丰盈的情感和冷静的沉思，是一部优秀的作品。

人物的刻画与故事的讲述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一部儿童文学作品的质量。作者在《巴颜喀拉山的孩子》中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形象，大体可分为老、中、幼三代。全书虽是以男孩喜饶的视角铺展讲述，但给我印象最深的却是哥哥德吉，相比于父辈对草原的眷恋，德吉更像是一个“反叛者”。他随父亲进城换糌粑并因故留在了城里，也因此他在书中很长一段时间都是空缺的。故事的后半段，德吉重新出场，短短几个章节的描写却刻画了前后性格完全不同的两个德吉，人物性格有冲突有成长，也因此更鲜活。另外有趣的一点是，本书题名为“巴颜喀拉山的孩子”，我却分明能感受到作者对书中“奶奶—央金阿妈—拉姆”三代女性的偏爱。她们是草原的女儿，有着宽广的胸襟和善良淳朴的性格，却又分明是坚韧乐观的。杨志军有着扎实的藏区生活经验，这本书更像是他情感记忆的自然流露，他的讲述不着一丝刻意的痕迹，更像是雪夜炉

火旁的娓娓道来,而真实细腻的场景描写、前后铺垫相接的故事情节,都一度使人流连忘返。

这部作品的主要情节围绕草原退化、牧民千百年来传统的生活方式面临难以为继的困境展开,这其中包含的主题是丰富的,有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对生命与救赎,信念与坚守的探讨。这样的话题该不该写进儿童文学中?杨志军不仅给出了答案更给出了一种比较成功的处理方式。他以“儿童视角”观察周围事物,不刻意抹去或做低幼化描写,而是以符合叙述者身份的语言去客观讲述,小读者读后大概会心有灵犀地相视一笑,而成人读者读来也不觉有丝毫迁就之感。作品的自然顺畅还体现在书中对每一次“和解”的处理上:因为小藏獒的事情,“我”从此只称呼阿妈和德吉哥哥的名字,经过阿爸的一番解释,我内心的变化是:“我听完几乎要哭了,但还是忍住了。我想原谅她,又觉得就算她可怜,她也不能卖掉我的小藏獒。”作者没有生拉硬套地安一个大团圆的尾巴,却又让每个读者都最终理解了阿妈。

毕飞宇曾说:“如果你的启蒙老师是大自然,那么你将终生幸运。”不得不承认的一点是,我们的孩子很多的时候都是远离大自然的,但如果我们的作家能够通过作品为儿童打开一扇通往自然的小窗的话,也是孩子们不幸中的幸事了。在这一方面,《巴颜喀拉山的孩子》凸显了它的珍贵价值。

中国海洋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朱自强

目 录

Mulu

9	驮 盐	80	才让乡长
17	归 来	87	诞 生
23	仁青冈	91	婚 礼
30	胖 孩	99	接 羔
38	新草场	105	撒 盐
45	野牦牛扎西	112	转山路上
51	夜半来人	121	扎西,扎西
56	狼	128	六只小藏獒
62	新邻居	134	分 家
68	雪白的羊毛	140	沙 暴
74	拉姆姐姐	149	男人不哭

156	五月雪	235	铁栅栏内
164	鲁 嘎	241	脚手架下
171	萨木旦	251	卓玛,卓玛
178	奔 逃	257	迷人的草原
184	回 家	262	重 逢
190	先结婚再长大	268	拉巴的歌
196	钱是什么	274	珍 宝
205	德吉哥哥	281	枪响了
213	撒盐奶奶	289	阿 妈
221	离 乡	296	尾 声
229	喜 饶	305	后 记

驮盐

我知道我生活在地球上,也知道从我们黄河源头的巴颜喀拉草原出发,绕地球一圈,就又能走回到巴颜喀拉草原。但是我没有走过。

德吉哥哥说:“有许多山上不去,有许多河过不了。地球大得没办法说,但人能走的路就只有细细的一条,比牛毛绳还要细。”

我问:“你怎么知道?”

他说:“看看地图就知道啦。”

“地图是什么?”

“就是画到纸上的路,有平路,还有山路。”

“你看过?”

“我跟着尼玛活佛的时候看过。”

德吉哥哥是我知道的最会说话的人,虽然他只比我大几岁,但

他说话像个大人，甚至比大人懂得的还要多。我有时候很迷信他，因为无论他说什么，最终都会证明，生活真的就像他说的那样，一幕幕地开始，一幕幕地结束。

那次去盐湖驮盐，阿爸本来不想带着我，德吉哥哥说：“还是带上吧，让他早一点知道藏民的日子是怎么过的。”

阿爸说：“好像你知道。”

德吉哥哥说：“阿爸啦（“啦”为敬语），你知道的我不知道，我知道的你也不知道。”看我高兴得跳了起来，他又说：“别高兴得太早啦，够你受的。”

果然被德吉哥哥说中了，上路后仅仅走了半天，我就走不动了，脚痛，腰痛，浑身都痛。阿爸把我抱上了大灰马，从此我就成了大灰马的一部分，天天骑着它。而其他人都是步行，包括才让乡长家的拉巴哥哥。拉巴哥哥脚再痛，也不会骑上他家的枣红马。

他说：“我舍不得。”

所有人都舍不得骑马，因为路太远，还因为地势越来越高，草越来越少，有时候走一天，马、牛、羊都吃不上一口草。但是，还得往前走，就算我们自己挨饿，把糌粑省下来分给牲畜吃，也不能停下来。

德吉哥哥说：“要是走不动就不想走的话，那就没有路啦。”

我和拉巴哥哥一脸呆怔地互相看看，都觉得他说得不对，又不敢说不对：我们早就不想走啦，路怎么还有呢？过了好几年我才明白，德吉哥哥也许是想说：不是因为有了路我们才要走，而是因为我们要走才有了路。路是人走出来的。

我们一口气走了二十天。

德吉哥哥说：“盐湖母亲的悲伤，在傍晚的风里。”

不一会儿，风就呜呜地刮起来，就像哭，就像尖锐而冰凉的泪水扑打着人。我们来到了盐湖；我们拉着马，赶着牛群和羊群，跋山涉水来到了盐湖；我们一行二十多个人，在才让乡长的带领下，来到了盐湖。

采盐开始了：大人们用铁锹挖盐，用镢头挖盐，有时还会泡在淹没了小腿的卤水里，捞取更加洁白的盐，然后把盐堆成一些大小均匀的盐丘，装进用牛毛绳编织的口袋，背出盐湖，整整齐齐码在荒野里。不远处就是等候驮运的牲畜。

我和拉巴哥哥干什么呢？大人们不让我们采盐，只让我们唱歌。我们会从早唱到晚，在采盐的湖里，在堆盐的地方，在背盐的途中，我们的歌声就像冷风里掺进了暖气，糌粑糊糊里撒进了白糖，让又苦又累的采盐充满了希望。

月亮没有你纯洁，

太阳没有你热情，

菩萨没有你慈爱，

草原没有你辽阔。

北方的女神、盐湖的母亲，

请赐给我珍贵的盐巴，

让我高高兴兴背回家。

才让乡长说：“盐湖母亲喜欢人的赞美，她会保佑驮盐人的。
谢谢你们啦，两只小羊羔。”

阿爸说：“今天的红盐像红玛瑙，白盐像白珍珠，全靠盐湖母亲的关照。”

德吉哥哥说：“盐湖母亲还不知道驮盐人有多可怜吧？不然锋利的盐锥怎么会划烂我的靴子呢？”

于是我和拉巴哥哥更加起劲地唱起来：

在远离家乡的日子，
我来到荒凉的北方，
连枯草也不长的盐滩，
我想起家里的阿爸阿妈，
眼泪结成了晶莹的盐巴。
阿妈我想你，我的靴子磨烂啦；
阿爸我想你，我的帽子吹掉啦；
阿姐我想你，酥油和糌粑吃完啦；
阿嫂我想你，滚烫的酥油茶喝不上啦。
我家的藏獒我想你，
我遇到凶狠的狼啦。
青青的草原我想你，牛羊饿得哞咩叫啦；
洁白的雪山我想你，已三天没喝到水啦。

唱着唱着我们会流泪。

才让乡长赶紧说：“盐湖母亲已经看到啦，明天一醒来，一切都会好起来。”

阿爸用半是祈求半是祝福的口气说：“扎西德勒(吉祥如意)。”

德吉哥哥说：“那就唱唱明天吧。”

我和拉巴哥哥又唱起来：

明天的天上有两个太阳，

一个送来无边际的牧场，

一个送来数不清的牛羊。

明天的天上有两个月亮，

一个照耀连绵的糌粑山，

一个照耀流淌的牛奶河。

不要以为我会唱许多歌，其实主要是拉巴哥哥会唱。拉巴哥哥三岁时就会唱山歌和酒歌，五岁时会唱《格萨尔》(藏族史诗)，现在他十二岁了，需要他唱什么他就能唱什么。我跟着他唱，有的学会了，有的学会又忘掉了，有的怎么也学不会，比如即兴编词的那种，我总是不知道怎样才能把一个词跟另一个词顺畅地连起来。

我唱歌没有拉巴哥哥好，但我会画画。就像我跟拉巴哥哥学唱歌一样，拉巴哥哥也想跟我学画画。可他手笨，怎么也学不会。

我拿着石头在地上画菩萨，画牛羊，画马，画鹰，画山水，画驮盐人的队伍。大人们都说，喜饶画什么像什么。

有一次阿爸说：“你画个盐湖母亲吧！”

我想都没想就画起来。驮盐的人们围着我，就在我画完最后一笔，扔掉石头的瞬间，大家纷纷跪下了。我很吃惊：我画出的盐湖母亲，居然跟驮盐人心目中的盐湖母亲一模一样。但我想，阿爸也许能看出来，面前的盐湖母亲其实跟阿妈的样子差不多，那眼睛，那鼻子，那笑容，那发辫，那手势，甚至脖子上那颗痣，都是阿妈特有的。

才让乡长说：“我家的拉巴，你家的喜饶，以后都可以去寺里当喇嘛。”

阿爸说：“噢呀（是的），佛菩萨保佑他们如愿以偿。”

喇嘛是对僧侣的尊称，意为上、师，在草原上有着很高的地位。当了喇嘛就等于有了光明的前程，全家人都会感到荣幸。

但德吉哥哥好像不认同，他说：“拉巴和喜饶都是有天分的，也许在更远的地方，有更好的去处。”



风就呜呜地刮起来，就像哭，就像尖锐而冰凉的泪水扑打着人。我们来到了盐湖；我们拉着马，赶着牛群和羊群，跋山涉水来到了盐湖。